



它血身我不石蓬它房它是它喷荷锦石碑
液体抚碑勃记屋记新记记水花红夫碑
诉流摸应端的着被着千着着池叶桥人里
我动柔着该坐气东海云年曙戴喷上的的老
如它说在象部浪娜早光复出露脚爱人面
泉棉是锦屏迎区没落收上的彩晶
是正新淹降上碑古的珠步恨,自出
站着公园太汪的第鞋,记记
昂首挺胸的阳洋呻一破它它着着
唱大吟缕了记记
歌海中阳又光补

●锦屏公园的石碑

沈文军文



夕阳中的抒情 (组诗)

●阮更超/文

◎夕阳是温柔的

夕阳是温柔的
赶了一天的路
就在西方的山顶,歇息,对着东方回眸
想起一个翘首以望的石夫人
通红的脸
就透着孤独,惆怅,以及离人的愧疚
走过这座山,天要黑了
今天行程也就结束
头顶会是星空璀璨
身后会是灯火通明
有没有那么一盏灯,就是她点亮的
在山风中,忽明忽暗
辗转反侧
赶紧趁着夜色,悄悄回到她的身边
明天重新走这一趟远路
只要从她身旁出发
如果下雨,还可以名正言顺地
留下

◎那顶草帽,像一丛暗香

不知是什么样的女子
面朝大海,拍着栏杆,柔软或者热烈地
脱帽,解开胸怀
风吃过,芦苇飞扬
风吃过,长发飘飘
但她不像是风一样的女子
她的视线,追逐海浪的线条
追逐礁石上盛开的夕阳
以及夕阳画下的影子
寥寥几笔,有曼妙的曲线
还有踮着的脚尖
只是,她到底还是像风一样,吹漏黄昏
消失在灯中
那顶草帽,像一丛暗香
戴在栏杆之上
作为证据,这是一个
故意

◎我是在等一面镜子

我是在等一面镜子,红色的,就在天边
被一片云遮住
遮住的,还有我的视线
昨天,我是个过客
像一朵窗花,贴在海的某个角落
装扮一个约定
昨天,我用夜色送走夕阳
捎带也送走自己
让我的那所房子
在面朝大海时,依旧记得
春暖花开
我等的镜子,就在天边,就在此刻
我猜那边的礁石上
已经有不少人
正捕捞诗句
而在这里,我等着用这面镜子
照出大海

◎梅子熟了

梅子熟了,手搓几颗
细雨也可为酒
就这样坐着,或者倚着六月,与影子说些什么
会说别离,就是那年
飞雪与颠香一起融化
会说寂寞,做一个梦,在小桥旁
看着燕子穿梭,稻香,房檐
以及那口装满涟漪的池塘
也会说爱情
想到某个她,坐在窗前,一针一线地缝着相思
梅子,熟了,想起什么
就搓几颗
投在斜风里

刘小兵/文

几个月前,我由坞根调到泽国,就所在学校与山水的位置来说,是山近水远了。换句话,我是近山远水了。

原来的学校,校门口有一条宽阔的溪流,它有个美丽的名字——花溪。我的宿舍与花溪一堤之隔,无论寒暑,只要不下雨,一大早,我都会被洗衣女的捣衣声惊醒,索性披衣起床,有时带上一本书,沿着溪流,边走边看,正是:晨起凭浣女,水声唤书声。

现在的学校,就在丹崖山下。学校依山而建,以山为墙。丹崖山,一山护水,庇护着水乡泽国;一山润校,泽润着文炳书院。我的办公室与山腰齐平,伸手绕树,合掌弄叶,正是:入林人不知,山鸟来相唤。伏案久了,只要一抬头,漫山青绿扑眼而来,只此青绿,不仅是缓解视疲劳的天然疗法,也是放松心情的自然节律。山间野花,时有点缀,耀你的眼;林间鸟鸣,此起彼伏,悦你的耳;山风阵阵,清香扑鼻,润你的嗓。时间久了,你仿佛就是丹崖山人。

山近水远

我本无意山水,可山水却这么眷顾我:以前有坞根的水,如今有泽国的山。不管是水近山远,还是山近水远,我没有刻意寻山问水,只是随兴之所至,随遇而安,安身立命。在俗念与书卷气之间,我左冲右突,两不耽搁。渐渐地,如有情与景会、意与象通之时,我也会珍惜,或吐晦纳气,或附庸风雅,如亮了一盏心灯,知道了自己是谁。这不,就像此刻,日照山林丹崖暖,春回大地校园欢……好一幅山校相依图!

俗话说得好:山水养人,文化养心。当年养育我的,是故乡的山水。故乡的百丈峰,故乡的袁河,远离了我多年,物理意义上,已属远山远水。可在我心里,永远有着一幅山水相依图:巍峨的百丈峰,是罗霄山系的余脉,它俯瞰着赣中大地,横亘在我心里。年幼的我,总以为它高不可攀,望着它青黛色的峰脊,我产生过无边的联想,呼应了“山那边是什么”的经典命题。迂回曲折的袁河,是赣江的主要支流,它没有直接流经村庄,可它的分支——袁惠渠穿村而过。“袁惠渠”,顾名思义,袁水普惠大地,恩泽人民。我一直认为,它就像我

们的心脏,渠流一开,遍布全身,我们孩童的经络,全被激活了,更不消说夏日游泳嬉戏、冬日摸鱼捉虾……故乡的远山远水,因时空变换,因乡缘未了,反而愈加清纯美丽,幻化成诗境、梦境。人,可真奇怪,比如我,当年,山水在身边,可我只知道游山玩水;现在,我远离了那些山水,却来绘山写水。

真实的故乡,停留在远方,驻守在梦里,不是我想看就能见着。什么时过境迁,什么物是人非,所念皆是伤。所幸,我们还有精神的故乡;所幸,生命、生长、生存与生活一脉相承。故乡的山水给了我生命,促进我的成长;异乡的山水,成为我生存与生活的见证。

山水恒定,驿动的是人心。安定与躁动,往往一念之间。或情随事迁,有人感慨系之;或景随情至,有人欣喜赋之;或睹物思人,有人戚戚念之……这些都是人之常情,我们只要能找到某种心理的回应与契合,就会不受时空所限,不受山水所限,收获安定与欢喜,不期然抵达精神的故乡。

毕竟,山有灵性,水有归宿,人有故乡。

石塘乡亲

潘正文/文
开了话匣子,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。海宝是个60多岁的人了,长得高大结实,在他那张古铜色的善意的脸上,长满了络腮胡子,它几乎占据了半个脸部,只是现在都被他修饰得光洁。瞧他那眉目神气,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,又清朗,又深沉,教人第一眼便心生亲近之感。尤其是说起话来,那个大嗓门老远就能听见,颇有一副典型的石塘渔民的样子。他有几十年的闯海经历,在他的心里,满藏着许多充满了神奇色彩的传说。传闻中他的眼睛能看透深过百丈的大海,看清水里洄游的各类鱼虾;他爬上桅尖,单凭一双肉眼,就能看见十几里外海上的鱼群;他的耳朵辨得清水里鱼的叫声……

“听说每年的开渔节都挺热闹的?”我颇感兴趣地问。“是啊,在渔区这是个盛大的节日呢!”海宝点点头。也许我的话勾起了他心中的往事,喝了一口酒后,他便跟我讲起了年轻时的那次开渔节。

那时的大约船,经了秋季的在港修整,在择定了一个丽日和风的好日子后,便举行一次隆重的开渔典礼。开渔节那天,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叫作“嘎妈”(音译),就是测试年轻渔民船上功夫的意思,其中一项是爬桅杆比赛。说到这儿,海宝眼睛里隐隐地发出了一丝丝的光,顿时神采飞扬起来。那时他正是二十出头的年纪,血气方刚,被船长挑中参加爬桅杆比赛。按照规定每船选出三个年轻渔民,一个人爬一支桅杆。选手们各自背上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大红旗,上面绣着“独占鳌头”字样的登头桅,绣着“八面威风”的登中桅,绣着“顺风得利”的登三桅。当小伙子们“唰唰唰”地上到桅顶,便把各自的红旗迅速地插上高耸的桅尖,再轻轻地一滑,稳稳地落在了甲板上。那次,海宝爬的是头桅,在一片欢呼声中,他得了第一。就是这次他被阿香看上了,不久他们便订了亲。往事如烟,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听完了海宝的叙述,我羡慕地看了眼他,转而把目光移向了窗外那片宁静温柔的大海。“真美啊!”我发自内心地赞叹着,海宝眯着眼笑了。“别看大海平日里斯斯文文,可发起怒来就像千万头猛兽在咆哮,海上捕鱼如同是考验一个人意志的战场,一些经历令人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”海宝颇有感触,在片刻的停顿后,果然又徐徐地讲了开来——

那是那个漆黑的夜晚,海宝所在的机帆船正待回港,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,掀起了巨浪。天不停地地下着雨,被巨浪撞击出的白沫,发了疯似的爬上了后面的船舵。机帆船在风雨浪涛中不住地颠簸着,光落差便有四五米那么多。一个长长的横浪打了过来,一只小水杯掉落到甲板上滚来滚去,驾驶亭的倾斜仪不时地指向20°的刻度。船员们身着雨衣、救生衣,叉着双腿,蹒跚地走着。海水涌上了甲板,稍不站稳

就会摔倒,甚至甩进大海……海宝顿了顿,似乎在经历着一程艰难的跋涉,这里面有着些许的苦涩,也有着几多的坚毅……

我默默地听着,一颗忐忑的心随着海宝面部表情的变化而起落。他终于平静了下来,一言未发地坐着。我像第一次认识海宝一样,开始重新审视起眼前这个驾驭过不知多少次狂风骇浪的“讨海人”,似乎在他的脸上,寻找到了一些以前未曾发现的东西——一个渔民的勇敢与旷达。此时,海宝在我的心底蓦然地高大了起来,自然如一块峭拔的礁岩,又像一片鼓满海风的褐帆,教人油然而起一种对老一辈石塘渔民的崇敬!

缓了一口气,海宝终于从那片阴影中拔了出来,话题转向了他最喜爱的捕鱼。说起捕鱼生涯,这个老渔民可来了劲儿,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,话也越说越多。这倒不是因着喝了酒,而是他对以往生活的挚爱和眷恋。

“想那时,春汛小墨鱼旺发,大路边,岩石上,海滩头,墨鱼干遍地晾着……”是啊,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,使我眼前浮现起熟悉的旧时情景。那时的石塘,无处不飘逸着墨鱼干那种特有的香味,连海风也是香的了。“可如今不同了,以前的渔场早已消失……”海宝仿佛喃喃地自语着,脸上渐渐地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。

提起现今的捕鱼,海宝的脸上顿时舒朗开来。20年前温岭的渔业实现了渔轮化,因着近海资源的枯竭,走上了远洋捕捞的路。海宝的儿子也新造了一艘渔船。说着,他立起身走到窗前,指着不远处的那片海。窗外,岿伟的国家一级防浪堤,长龙般地横卧在海面,环抱着一泓波光粼粼的椭圆形的海湾。在长堤的边上,泊着一艘油漆一新的渔船,蔚蓝的船身,雪白的亭室,分外的耀眼,这是海宝儿子的渔船。“现在的船就像商品房一样,餐厅、浴室、多功能厅一应俱全,船员的卧室宽敞明亮。”海宝像是有意在我面前炫耀似的。“船上都装上了卫星导航仪、电子测向仪、彩色探鱼仪等,可先进哩!”海宝还告诉我,几年前他的儿子在海滨买了一幢海景房,开起了民宿,生意挺是红火。海宝的一席话,宛如在我的眼前铺开了一轴温岭现代渔业和渔民生活的长幅画卷,弦外之意饱含着一代老渔民对未来的憧憬。

酒,终于停了。它像一股暖流,在我的血液里缓缓地流淌,又像一团火,点燃了我心中的那份炽烈的乡情。里面有着石塘渔民的朴实,有着石塘渔民的豁达,也有着石塘渔民对未来的向往。

断崖下,无穷无尽的海水来而复去,一浪接着一浪。怀揣着浓浓的乡情,我微醺地离开了海宝和阿香那个黑瓦石墙的家。到了山下的码头边,回头望去,海宝夫妻俩依然站在门前那堵齐腰高的石墙边,不住地向我挥着手……

